

# 语之可

*Proper words*

用思想力澄明未来



## 15 人间有味是清欢

回忆鲁迅先生

恩情——怀念周总理

她是夏衍一生中唯一盛开的“百合花”

团聚——沈从文和他的家人

母亲闺蜜郑秀与曹禺的恩怨往事

幽幽长者

李敖与我

萧红

廖梦醒

沈芸

沈虎雏

杨乡

余秋雨

胡因梦

作家出版社

# 语之可 15

*Proper words*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---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语之可. 15, 人间有味是清欢 / 《作家文摘》报社  
主编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212-0422-3

I. ①语… II. ①作… III. ①散文集- 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45065号

## 语之可 15: 人间有味是清欢

---

主 编: 《作家文摘》报社

责任编辑: 杨兵兵

特约编辑: 裴 岚

装帧设计: 于文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club.com>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0 × 190

字 数: 111千

印 张: 7.625

插 页: 16

版 次: 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422-3

定 价: 39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家文摘 **语之可** 第五辑 (13-15)

---

顾问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冯骥才 孙郁 苏叔阳 张抗抗 张炜

梁衡 梁晓声 韩少功 熊召政

主编 张亚丽 副主编 唐兰

编辑 姬小琴 王素蓉 裴岚 之语

设计 于文妍 之可

## 目录

###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1

在病中，鲁迅先生不看报，不看书，只是安静地躺着。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。那张画，鲁迅先生未生病时，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，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。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，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。

### 廖梦醒 恩情 —— 怀念周总理 25

在第一届人代会开会时，总理在怀仁堂上通过走廊要到会议大厅去，因为旁边有很多代表，他经过我身边时，我不敢惊动他。我怕我多此一举，大家都蜂拥而上，就要花他很多时间了。当他闪过我身边时，我只轻声呼唤了一声，“阿哥！”他作出了一个极微小的反应，便顺利地通过了人群，进入了大厅。霎时，灯火通明。全场发出鼓掌之声。

沈 芸 她是夏衍一生中唯一盛开的“百合花” 49

我祖父母曾经是那样的郎才女貌，在他们登对的外表背面，是日益显露出来的性格差异：我爷爷刚毅，我奶奶柔弱；我爷爷坚定，我奶奶迷茫；我爷爷理性，我奶奶情绪……我爷爷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革命者，我奶奶依然是一个普通人。然而，这之间所有的距离，没有改变他们的家庭轨迹，有一对双方珍爱的儿女，他们的爱情转化为了坚固的亲情。

沈虎雏 团 聚  
—— 沈从文和他的家人 69

爸爸常带我上街，爱逛古董铺、古董摊。掌柜的全认识他，笑脸相迎。他鉴赏多，买得少。我看出老板们不是巴结他腰包，而是尊重一个行家。他间或买些有裂纹的瓷器，因为贱，常像小孩一样，把这新玩意儿得意地向朋友显摆。我对这些没兴趣，但不放弃一同上街机会，跑遍了城南城北和几个小市，路上总有话说。

杨 乡 母亲闺蜜郑秀与曹禺的恩怨往事

141

在清华大学曹禺与郑秀已经开始谈恋爱了……郑秀肤色较差，眼睛很大，只可惜鼻子过于高了，大了，清华的男同学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象娘娘”。不知道曹禺怎么会爱上郑秀的？可反过来看，郑秀是个很自负的人，又好排场，她一向喜欢外表漂亮的、身材高大的、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，怎么会爱上一个身材矮小、穿件蓝布大褂有点寒酸、无钱无势的曹禺呢？对于他们的相爱，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余秋雨 幽幽长者

177

我建议朋友们再读一遍王元化先生所写千字文的最后两段，也就是从“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”，读到“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，我肯定早就完了”。我在读了好几遍后认定，这是王元化先生毕生最好的文字。一个孤独了的丈夫吐露的生命秘密，正是人类的秘密。

没有一个人不想爱与被爱，即使坚硬如李敖者也是一样，然而我们求爱的方式竟然是如此扭曲与荒唐，爱之中竟然掺杂了这么多的恐惧与自保。

## 回忆鲁迅先生

萧 红

在病中，鲁迅先生不看报，不看书，只是安静地躺着。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。那张画，鲁迅先生未生病时，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，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。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，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。



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，是从心里的欢喜。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，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，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。

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，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，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，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，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。

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《海上述林》，我一走进卧室去，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，向着我，还微微站起了一点。

“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”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。

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？怎么会好久不见？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，可是我也每天来呀……怎么都忘记了吗？

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，他是在开着

玩笑。

青年人写信，写得太草率，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。

“字不一定要写得好，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，青年人现在都太忙了……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，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，这费了多少工夫，他不管。反正这费的工夫不是他的。这存心是不太好的。”

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，眼睛不济时，便戴起眼镜来看，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。

鲁迅先生不游公园，住在上海十年，兆丰公园没有进过，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。春天一到了，我常告诉周先生，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，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，选个礼拜日，海婴休假日，好一道去，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，也算是短途旅行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，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，鲁迅先生说：“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……一进门分做两条路，一条通左边，一条通右边，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，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，再

远一点有个水池子。”

我是去过兆丰公园，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，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。

鲁迅先生不戴手套，不围围巾，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，头上戴着灰色毡帽，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。

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，冬天又凉又湿，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，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。鲁迅先生不肯，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。

“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？也不就一转弯到××书店（即内山书店）走一趟吗？”

鲁迅先生笑而不答。

“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？不围巾子，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？”

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，他说：

“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，戴不惯。”

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，两只手露在外边，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，腋下挟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，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，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。

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，回来必带回来，出去时带着回给青年们的信，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。

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，还提着一把伞，一进门客厅里早坐着客人，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。谈了很久了，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。

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，抱着印花包袱，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，顺手也带到楼上去。

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，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。

鲁迅先生的原稿，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，我得到了一张，是译《死魂灵》的原稿（应为《表》的译稿），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，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。许先生倒很生气。

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，都用来揩桌子，或做什么的。请客人在家里吃饭，吃到半道，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，客人接到手里一看，这怎么可以？鲁迅先生说：

“擦一擦，拿着鸡吃，手是腻的。”

到洗澡间去，那边也摆着校样纸。

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，陪到五点钟，陪到六点钟，客人若在家吃饭，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，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，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，于是又陪下去，陪到八点钟，十点钟，常常陪到十二点钟。从下午两三点钟起，陪到夜里十二点，这么长的时间，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，不断地吸着烟。

客人一走，已经是下半夜了，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，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。在工作之前，他稍微阖一阖眼睛，燃起一支烟来，躺在床边上，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。（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？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起来管理家务。）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。

全楼都寂静下去，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，鲁迅先生站起来，坐到书桌边，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。

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，鲁迅先生还是坐着，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，鲁迅先生还是坐着。

有时许先生醒了，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，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，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。

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，仍旧坐在那里。

人家都起来了，鲁迅先生才睡下。

海婴从三楼下来了，背着书包，保姆送他到学校去，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，保姆总是吩咐他说：

“轻一点走，轻一点走。”

鲁迅先生刚一睡下，太阳就高起来了。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，明亮亮的；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莢竹桃，明亮亮的。

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，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，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。

一双拖鞋停在床下，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。

从福建菜馆叫的菜，有一碗鱼做的丸子。

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，许先生不信，别的人也都不信。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，有的不新鲜，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。

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，海婴一吃，又是不好的，他又嚷嚷着。别人都不注意，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。果然是不新鲜的。鲁迅先生说：

“他说不新鲜，一定也有他的道理，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。”

……

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，私下和许先生谈过，许先生说：“周先生的做人，真是我们学不了的。哪怕一点点小事。”

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。

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，长桌是黑色的，油漆不十分新鲜，但也并不破旧，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，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，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，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。尤其是在夜里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。

那夜，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。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，从饭后谈起，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，时时想退出来，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，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